

The Blue Flower

Penelope Fitzgerald

蓝花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他一生只追求一朵花

鲁刚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Blue Flower

蓝花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鲁刚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花 / (英) 菲兹杰拉德著; 鲁刚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80225-890-7

I. ①蓝… II. ①菲…②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4892号

THE BLUE FLOWER

By Penelope Fitzgerald

© Penelope Fitzgerald, 199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6432

蓝花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鲁刚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惠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二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90-7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作品

Penelope Fitzgerald

作者的话

这本小说以弗里德里希·冯哈登伯格（1772—1801）的生平背景为基础，他就是后来德国的著名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德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著名的“蓝花诗人”，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一七七二年生于曼斯菲尔德附近的上维德施泰德一贵族世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一七九〇在耶拿随费希特学习哲学，并结识席勒。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三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后在法院、盐务局供职，并与早期浪漫派作家弗·施莱格尔等交往。一八〇一年死于魏森菲尔斯。

著有《信仰和爱》（*Faith and Love*, 1798）、《基督教或欧罗巴》（*Christendom or Europe*, 1799）、《夜颂》（*Hymns to the Night*, 1800）等传世名作，而且文体多样，有诗歌、散文、论文、小说，还有看似标新实却复古的断片文体。

另有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1799），小说以神秘的“蓝花”作为浪漫主义的憧憬的香樟，语言优美，想象丰富。

1960年至1988年之间，德国W. 科尔哈默出版社以五卷

本形式，出版了所有现存哈登伯格的作品、他与其他人的往返信件、日记以及官方或私人档案。最初的编辑是理查德·塞缪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我必须要向这两位表示我的谢意。

书中对不使用麻醉剂条件下进行的手术的描写，大部分参考了范妮·达布雷写给她姐姐埃斯特·伯尼的信件（1811年9月30日），信中描述了她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情形。

“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

F. 冯哈登伯格，后改名为诺瓦利斯，
《断章和习作》，1799—1800。

目 录

作者的话.....	1
洗衣日.....	1
书房.....	5
伯恩哈特.....	8
伯恩哈特的红帽子.....	11
海因里希·冯哈登伯格男爵的历史.....	16
威廉舅舅.....	19
男爵与法国大革命.....	23
在耶拿.....	27
学生时代的一件事.....	31
钱的问题.....	35
争执.....	37
不朽感.....	41
尤斯特一家.....	44
坦施泰特的弗里茨.....	48
尤斯腾.....	51
耶拿的圈子.....	54

什么意思?	55
罗肯提恩一家.....	59
一刻钟.....	64
欲望的本质.....	68
雪.....	70
现在让我开始认识她.....	73
我不能理解她.....	80
兄弟们.....	83
魏森费耳斯的圣诞节.....	87
曼德尔斯洛夫人.....	92
伊拉斯谟拜访卡罗琳·尤斯特.....	97
摘自苏菲的日记, 1795.....	100
读第二遍.....	101
苏菲的肖像.....	107
我画不了她.....	110
通往内心的路.....	116
在耶拿.....	119
花园别墅.....	122
苏菲冷淡到极点.....	125
霍夫拉特·埃布哈特医生.....	127
痛苦是什么?	128
卡罗琳在格吕宁根.....	131
争吵.....	135

怎么经营盐矿.....	137
苏菲14岁了.....	142
男爵夫人在花园.....	146
订婚晚会.....	154
未婚妻.....	161
她必须去耶拿.....	169
来访者.....	171
施塔克教授的办法.....	178
去施洛本.....	183
在罗斯.....	188
一个梦.....	193
1796年的秋天.....	196
伊拉斯谟的服务.....	198
拜访克格尔老师.....	200
代数像鸦片酊一样，可以镇痛.....	202
克格尔老师的课.....	204
译后记.....	212

洗衣日

他们是在洗衣日去他朋友家的，雅格布·迪特马勒不会傻到连这个也看不出来。这个时候，除了这幢魏森费耳斯第三大的房子，他们不会去其他任何地方。迪特马勒的母亲一年监督洗三次衣服，因此全家的白色亚麻布内衣裤只够穿4个月的。他自己有89件衬衫，就这么多了。但在哈登伯格位于寺庙街的家里，他可以从大量肮脏的床单、枕套、长枕垫、背心、女式紧身胸衣、衬裤，从高高的通向院子的窗户——窗户下表情肃穆的男女仆人正在用巨大的篮子接衣服——看出他们一年只洗一次衣服。这不一定意味着这家人很有钱，实际上他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不过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存在很久了。这也是一个大家族。孩子和年轻人的内衣裤以及那些更大一些尺寸的内衣裤飘荡在蓝色的天空中，好像孩子们自己都很喜欢飞翔似的。

“弗里茨，恐怕这个时候你带我来你家不合适。你本来应该让我知道的。对于你们尊贵的家族而言，我是个陌生人，你家要洗的紧身短裤都快堆到我的膝盖了。”

“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洗衣服？”弗里茨说，“更何况，任何时候你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男爵正踩在没有分好类的衣服上。”管家从底楼的一扇窗户里探出头说。

“弗里茨，你家兄弟姐妹几个人？”迪特马勒问。“这么多东西？”接着弗里茨突然喊道，“无法感知的本体，这种概念根本就不存在。”

弗里茨领迪特马勒穿过院子的时候，停下来四下里看看，接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喊道：“先生们！看看你们的洗衣篮！把心思都放到洗衣篮上！你们的心思在洗衣篮上吗？好了，先生们，用心看好你们的洗衣篮吧！”

屋子里的狗开始吠起来。弗里茨问一个拿着篮子的仆人：“我父母在家吗？”不过这个问题纯属多余，因为他母亲总是在家的。突然一个比弗里茨还要年轻的蓬头垢面的矮个子男人和一个金发姑娘跑了出来。“这是我弟弟伊拉斯谟和我妹妹西多妮。这么说吧，只要他们在这儿，大家就别想安生。”弗里茨说。

两个人同时向弗里茨扑了过来。“你们总共有几个兄弟姐妹？”迪特马勒又一次问道。西多妮微笑着把手伸向他。

“弗里茨·哈登伯格的小妹妹出现在这些桌布中间，真是让人心慌意乱，”迪特马勒心想，“这是我要避免发生的事。”

她说：“卡尔不知在哪里，还有安东和伯恩哈特，当然我们兄弟姐妹可不止这几个。”哈登伯格男爵夫人在屋子里，

这里除了阴影几乎什么也没有。“妈妈，”弗里茨说，“这是雅格布·迪特马勒，他是我和伊拉斯谟在耶拿读书时的同学，现在是医学教授的助手。”

“还不算是，”迪特马勒说，“我希望将来是。”

“您知道我去耶拿看朋友了，”弗里茨继续说，“我叫他和我们住一段时间。”男爵夫人用带有几分恐惧的眼神看着迪特马勒，好像一只受惊的野兔。“迪特马勒需要一点白兰地，才能活跃起来。”

“他身体不舒服吗？”男爵夫人不安地问，“我叫管家来。”“我们不需要她，”伊拉斯谟说，“您自己肯定有餐厅的钥匙。”“我当然有。”男爵夫人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说。“不，我有，”西多妮说，“我姐姐结婚后，我就有钥匙了。不要管那么多了，我带你们去餐厅。”男爵夫人打起精神，欢迎儿子的朋友的到来。“我丈夫现在还不能接待你们，他在祈祷。”她没有陪他们穿过那些堆满了精致的古旧家具的破旧房间和更加破旧的走廊，折磨已经结束，男爵夫人如释重负。那些暗红色的墙上，挂满了褪色的长方形画框，上面肯定一度都挂着画。在餐厅里，西多妮斟上法国白兰地，伊拉斯谟向自己耶拿的同学祝酒道：“干杯！耶拿万岁！乌拉！”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好，”西多妮说，“耶拿是弗里茨和阿斯穆斯浪费金钱的地方，他们在那儿招来一身的跳蚤，还听那些哲学家胡说八道。”她把钥匙递给哥哥们就回母亲那里去了，男爵夫人还站在原地，监督着宏大洗衣工程的准

备工作。“妈妈，您能不能给我点钱，比如说5到6泰勒，以方便我招待我们的客人。”“亲爱的孩子，什么样的招待？我们的房间里已经为他准备了床。”“是的，不过仆人在那里存放着蜡烛，一有空就在那儿读《圣经》。”“但是亲爱的，这个人为什么白天要去他的房间待着呢？”西多妮觉得他可能想写东西。“写东西？”她母亲迷惑不解地重复道。“是的，为了写作，他还需要一张桌子。”西多妮不失时机地说，“还有，为了方便洗漱，还要一壶水和一个脸盆，以及一只污水桶。”“但是西多妮，难道他不会在水泵下洗漱吗？你的哥哥们都是这样洗漱的。”“房间里也没有供他晚上放衣服的椅子。”“他的衣服！现在的天气，晚上脱衣服太冷了。我已经大概有12年晚上不脱衣服睡觉了，哪怕是夏天。”“你们还生了我们八个！”西多妮喊道，“老天，我可不要像你们这样的婚姻！”

男爵夫人没有注意听她的话。“还有一件事，你没有考虑到——父亲会不开心的。”这没有难倒西多妮。“这个迪特马勒必须适应父亲，以及我们做事的方式，否则就让他卷上铺盖滚蛋。”

“如果他能做到那些东西，难道他就不能适应我们的客房吗？弗里茨应该告诉过他，我们过的是一种简单和敬畏上帝的生活。”

“不用污水桶，就敬畏上帝了吗？”西多妮问。

“这是什么话？你的家让你丢脸了吗，西多妮？”

“是的。”她15岁，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整个哈登伯格家族的年轻人身上，都奔流着一种由焦躁转化而来的精神能量。弗里茨现在想带他的朋友去河边的纤路散步，顺便聊聊诗歌和男人的使命。“这两件事我们在哪里都能干。”迪特马勒说。“但我要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家，”弗里茨告诉他，“我们家有点陈旧，我们在魏森费耳斯是保守派，不过我们过得很和睦，我们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个先前在院子里的仆人，穿着黑色外套出现在门口，说老爷很高兴在吃饭之前，在他的书房见见他儿子的客人。

“老家伙在他的巢穴里啊。”伊拉斯谟喊道。

迪特马勒感到一阵尴尬。“我很荣幸能见你父亲。”他告诉弗里茨。

书房

哈登伯格家的几个孩子里，伊拉斯谟一定是最像他父亲的了。男爵在昏暗的书房里礼貌地站起身，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戴着法兰绒睡帽、坐在通风口的男人是个粗壮的矮个子男人。既然他母亲只是个小不点儿，那么弗里茨的瘦弱体形和他的身高是从哪儿继承来的呢？不过男爵马上就说起话来，他的思绪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为语言，这点倒是和他的大儿子如出一辙。

“仁慈的先生，我来您家了。”迪特马勒紧张地说，但是男爵打断了他，说：“这不是我家。没错，我在被派为萨克森岩盐管理委员会主任后——这让我不得不在魏森费尔斯生活——就从冯皮尔森的寡妇那里买下了这座宅子。但是哈登伯格的房产，我们真正的家和领地在曼斯菲尔德县的上维德施塔特。”迪特马勒礼貌地回答说，他希望自己要是能有机会去上维德施塔特就好了。“你要去了大概除了废墟什么也看不到，”男爵说，“还有吃不饱的牛。但那是世袭的土地，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借这个机会问你，我的大儿子弗里德里希是不是和一个中班的年轻女生在一起厮混？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没听说他和谁混在一起，”迪特马勒愤愤不平地说，“不过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普通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他是诗人和哲学家。”

“他可以当岩盐的助理稽查员来养活他自己，”男爵说，“不过我知道讯问你是不应该的。欢迎你的来访，我会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你不介意我更多地了解你吧。你多大年纪了，准备将来干什么？”

“我22岁，我正在学习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你孝敬你父亲吗？”

“我父亲死了，男爵先生。他是个泥水匠。”

“我没有问你这些。你知道经历家庭成员去世是什么感觉？”

“是的，先生。我有两个弟弟是得猩红热死的，还有一

个姐姐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他们都是在一年里走的。”

男爵摘下睡帽，明显失去了对他的尊重。“给你一点建议，如果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学生，你被对女人的欲望所折磨，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出去呼吸清新空气。”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书房里摆满了书架，有些架子上还是空的，“还有，你一周花多少时间在精神修炼上，嗯？有多少时间是在看书——不是祈祷书，请注意，有多少时间花在购置一件新的黑外套上，而旧衣服还没开始不经用？多少时间？”

“男爵先生，您问我这些问题，是在批评您的儿子，而您刚才还说不准备讯问我呢。”

哈登伯格并非真是老头——他年纪在 50 岁和 60 岁之间——但他像老人一样垂着脖子低头凝视着雅克布·迪特马勒。“你是对的，非常正确。我利用了这个机会。机会，不管怎么说，只是诱惑的另外一个代名词罢了。”

他把手放在他的客人的肩膀上。迪特马勒有点惊慌失措，不知道男爵是要按他坐下，还是要靠在他身上，或许两者都有可能。毫无疑问，他肯定习惯了让自己倚靠在一个更加强健的人身上，这个人或许是他强壮的儿子，或许甚至是他女儿。迪特马勒感觉到他的锁骨要垮了。他身材瘦小，他想，但是至少他还能跪住。而哈登伯格却对自己的虚弱感到心烦意乱，他先是扶住结实的橡木桌子的一角，然后是桌腿，最后终于坐稳了。门开了，前面通报的那个仆人回来了，不过这次穿的是地毯织料制的拖鞋。